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第七回 三與樓第三 老俠士設計處貪人 賢令君留心折疑獄

虞繼武聽了婦人的話，回到家中，就把自己當做問官，再三替他推測道：「莫說這些財物不是祖上所遺，就是祖上所遺，為什麼子孫不識，宗族不爭，倒是旁人知道，走去遞起狀來？狀上不寫名字，分明是仇害無疑了。只是那遞狀之人就使與他有隙，哪一樁歹事不好加他，定要指為竊盜？起賊的時節又能果應其言，卻好不多不少，合著狀上的數目；難道那遞狀之人為報私仇，倒肯破費千金，預先埋在它地上，去做這樁呆事不成？」想了幾日，並無決斷，就把這樁疑事刻刻放在心頭，睡裡夢裡定要噫幾聲，囁語幾句。

太夫人聽見，問他為著何事。繼武就把婦人的話細細述了一番。太夫人初聽之際也甚是狐疑，及至想了一會，就忽然大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這主銀子果然是我家的，他疑得不錯。

你父親在日，曾有一個朋友，是遠方之人，他在三與樓下宿過幾夜，看見有個白老鼠走來走去，鑽入地板之中。他臨去的時候，曾對你父親說過，叫他不可賣樓，將來必有橫財可得。這等看起來，就是財神出現。你父親不曾取得，所以嫁禍於人。

竟去認了出來，救他一命就是了。」虞繼武道：「這些說話，還有些費解，仕宦口中說不得荒唐之事。何況對了縣父母講出『白老鼠』，三個字來，焉知不疑我羨慕千金不好白得，故意創為此說，好欺騙愚人？況且連這個白老鼠也不是先人親眼見，的連這句荒唐話也不是先人親口講的，玄而又虛，真所謂癡人說夢。既是我家的財物，先人就該看見，為什麼自己不見露形，反現在別人眼裡？這是必無之事，不要信他。畢竟要與縣父母商量，審出這樁疑事，救了無罪之民，才算個仁人君子。」正在講話之際，忽有家人傳稟，說：「縣官上門參謁。」繼武道：

「正要相會，快請進來！」知縣謁見之後，說了幾句閒話，不等虞繼武開口，先把這樁疑事請教主人，說：「唐某那主贓物，再三研審，不得其實。」

昨日又親口招稱說：「起賊之處，乃府上的原產，一定是令祖所遺。故此卑職一來奉謁，二來請問老大人，求一個示下，不知果否？」繼武道：「寒家累代清貧，先祖並無積蓄，這主贓物，學生不敢冒認，以來不潔之名。其間必有他故，也未必是竊盜之贓，還求老父母明訪暗察，審出這樁事來，出了唐犯之罪才好。」知縣道：「太翁仙逝之日，老大人尚在髫齡，以前的事或者未必盡曉。何不請問太夫人，未經棄產之時，可略略有些見聞否？」繼武道：「已曾問過家母，家母說來的話頗近荒唐，又不出於先人之口，如今對了老父母不便妄談，只好存而不論罷了。」知縣聽見這句話，畢竟要求說明。繼武斷不肯說。虧了太夫人立在屏後，一心要積陰功，就吩咐管家出來，把以前的說話細述一遍，以代主人之口。知縣聽罷，默默無言，想了好一會，方才對管家道：

「煩你進去再問一聲，說：『那看見白鼠的人住在哪裡，如今在也不在，他家貧富如何，太老爺在日與他是何等的交誼，曾有緩急相通之事否？』求太夫人說個明白。今日這番問答就當做審事一般，或者無意之中倒決了一樁疑獄，也未見得。」管家進去一會，又出來稟復道：

「太夫人說，那看見白鼠的，乃遠方人氏，住在某府某縣，如今還不曾死。他的家資極厚，為人仗義疏財，與太老爺有金石之契。看見太老爺賣去園亭，將來還有賣樓之事，就要捐金取贖。太老爺自己不願，方才中止。起先那句話，是他臨行之際說出來的。」知縣又想一會，吩咐管家，叫他進去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太老爺去世之後，他可曾來赴弔？相見太夫人，問些什麼說話？一發講來。」管家進去一會，又出來稟復道：「太夫人說，太老爺歿了十餘年，他方才知道，特地趕來祭奠。看見樓也賣去，十分驚駭，又問：『我去之後，可曾得些橫財？』太夫人說：『並不曾有。』他就連聲歎息，說：『便宜了受業之人！欺心謀產，又得了不義之財，將來心有橫禍。』他去之後，不多幾日，就有人出首唐家，弄出這樁事。太夫人常常贊服，說他有先見之明。」知縣聽到此處，就大笑起來，對了屏風後深深打一躬道：「多謝太夫人教導，使我這愚蒙縣令審出一樁奇事來。如今不消說得，竟煩尊使遞張領狀，把那二十錠元寶送到府上來就是了。」繼武道：「何所見而然？還求老父母明白賜教。」知縣道：「這二十錠元寶，也不是令祖所遺，也不是唐犯所劫，就是那位高人要替先太翁贖產。因先太翁素性廉介，堅執不從，故此埋下這主財物，贈與先太翁，為將來贖產之費的。只因不好明講，所以假托鬼神，好等他去之後，太翁掘取的意思。及至赴弔之時，看見不贖園亭，又把住樓賣去，就知道這主財物反為仇家所有。心上氣憤不過，到臨去之際丟下一張匿名狀詞，好等他破家蕩產的意思。如今真情既白，原物當還，竟送過來就是了。還有什麼講得！」

虞繼武聽了，心上雖然贊服，究竟礙了嫌疑，不好遽然稱謝，也對知縣打了一躬，說他：「善察邇言，復多奇智，雖龍圖復出，當不至此。只是這主財物雖說是俠士所遺，究竟沒人證見，不好冒領，求老父母存在庫中，以備賑饑之費罷了。」

正在推讓之際，又有一個家人，手持紅帖，對了主人輕輕地稟道：「當初講話的人現在門首，說從千里之外趕來問候太夫人的。如今太爺在此，本不該傳，只因當日的事情是他知道，恰好來在這邊，所以傳報老爺，可好請進來質問？」虞繼武大喜，就對知縣說知。知縣更加踴躍，叫快請進來。

只見走到面前，是個童顏鶴髮的高士，藐視新貴，重待故人，對知縣作了一揖，往後面竟走，說：「我今日之來，乃問候亡友之妻，不是趨炎附熱。貴介臨門，不乾野叟之事，難以奉陪。引我到內室之中，去見嫂夫人罷了。」虞繼武道：「老伯遠來，不該屈你陪客，只因縣父母有樁疑事要訪問三老，難得高人到此，就屈坐片刻也無妨。」此老聽見這句話，方才拱手而坐。知縣陪了一茶，就打躬問道：「老先生二十年前曾做一樁盛德之事，起先沒人知覺，如今遇了下官，替你表白出來了。那藏金贈友、不露端倪、只以神道設教的事，可是老先生做的麼？」此老聽見這句話，不覺心頭跳動，半晌不言。躊躇了一會，方才答應他道：「山野之人，哪有什麼盛德之事？這句說話，賢使君問錯了。」虞繼武道：「白鼠出現的話，聞得出於老伯之口。如今為這一樁疑事，要把竊盜之罪加與一個良民，小姪不忍，求縣父母寬釋他。方才說到其間，略略有些頭緒，只是白鼠之言究竟不知是真是假，求老伯一言以決。」此老還故意推辭，不肯直說。直到太夫人傳出話來，求他吐露真情，好釋良民之罪，此老方才大笑一場，把二十餘年不曾洩露的心事，一齊傾倒出來，與知縣所言，不爽一字。連元寶上面鑿的什麼字眼，做的什麼記號，叫人取來質驗，都歷歷不差。

知縣與繼武稱道此老的盛德。此老與繼武誇頌知縣的神明。

知縣與此老又交口贊歎，說繼武「不修宿怨，反沛新恩，做了這番長厚之事，將來前程遠大，不卜可知」。你贊我，我贊你，大家講個不住。只是兩班皂快立在旁邊，個個掩口而笑，說：「本官出了告示，訪拿匿名遞狀之人，如今審問出來，不行夾打，反同他坐了講話，豈不是件新聞！」知縣回到縣中，就取那二十錠元寶，差人送上門來，要取家人的領狀。繼武不收，寫書回復知縣，求他把這項銀兩給與唐姓之人，以為贖產之費。一來成先人之志，二來遂俠客之心，三來好等唐姓之人別買樓房居住，庶使與者受者兩不相虧，均頌仁侯之異政。

知縣依了書中的話，把唐犯提出獄來，給還原價，取出兩張賣契，差人押送上門，把樓閣園亭交還原主管業。當日在三與樓上舉酒謝天，說：「前人為善之報，豐厚至此；唐姓為惡之報，慘酷至此。人亦何憚而不為善，何樂而為不善哉！」唐姓夫婦依舊寫了身契，連當官所領之價，一並送上門來，抵死求他收用。繼武堅辭不納，還把好言安慰他。唐姓夫婦刻了長生牌位，領回家去供養。雖然不蒙收錄，仍以家主事之，不但報答前恩，也要使旁人知道，說他是虞府家人，不敢欺負的意思。

眾人有詩一首，單記此事，要勸富厚之家不可謀人田產。

其詩云：

割地予人去，連人帶產來。
存仁終有益，圖利必生災。
〔評〕